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第四十九回 報春闈吉士攀龍 秋興詩謎換蟹宴

卻說這年鄉試，五經魁是：秦雲、何祝春、盛蓬仙、華夢庵、桑春一千人，原是都認識的，便互相拜賀。秦府裡少不得熱鬧幾天。鹿鳴宴那日，寶珠領著一班舉人，前去參謁主司。花占魁見寶珠才貌具佳，心裡頗覺歡喜，知道便是秦文的姪子，便存一個意見，到回京復旨後，自己便升了內閣學士。這日從朝房裡出來，便往刑部大堂來謁秦文，並道喜，說令姪竟大魁一首了。秦文連連道謝，說些客套話，因問：「令姪女現在舍下，可曾著人望去。」花占魁說：「因奉旨闈闈，未及私事。」秦文點首兒。花占魁因向秦文求親，秦文卻不肯遽應，說時下剛打外面回來，舍姪又是足下擢取的門生，此時提親，恐遭物議。花占魁又說：「但求大人俯允了，外面且不提及，便沒人知道的。」秦文道：「那個不急，孩子們又尚小著，且再求教便了。」花占魁倒不好意思起來，自怪冒昧，立刻拱茶去了，心裡卻怪秦文，又不好頂撞他，便擱起不提。且說寶珠自中之後，便把功名二字看的極容易了，也不上學去，只和姐姐妹妹鎮日的玩，倒是婉香督促他用些功，他不上學一天，便一天不理他，寶珠才不敢荒疏了筆墨。這日正打南書廳出來，忽小廝迎上來道：「夏師爺請講話。」寶珠道：「他有什麼話講。」因便到文案房來。夏作珪笑迎著，講了些閒話。忽低聲道：「兄弟蒙老爺保了個免補布裡問本班，以知州用，兄弟想把三班補足了，進京引見去，爺可有什麼事？」寶珠道：「也沒甚事。」夏作珪道：「貴老師升了內閣學士了，聽說曾和老爺給你提親，不知怎麼老爺不允，此番兄弟進京，想便替三爺做了撮合山可好嗎？」寶珠紅了臉道：「這事自有家太太和三老爺作主。」夏作珪笑道：「爺總還是孩子氣，這些終身大事，自己也要有點主意，倘日後不如意，可不悔也無及了，兄弟都知道，爺又害什臊呢？又不是女兒家。」寶珠呆了半晌，夏作珪又問，寶珠低著頭道：「那便奉托吧。」說著便想走。夏作珪道：「且請住著，那節兒事，憑我一力擔承吧，只是兄弟此番進京引見，還少點款子，想和爺商量告借些兒。」寶珠道：「光景還短多少？」夏作珪道：「不多，只二千兩夠了。」寶珠暗暗想道，他因我這一點事，借這些錢去，雖我沒用錢處，借給他也不稀罕，只我手頭也沒這些錢。因道：「我平時師爺知道，我是看不得錢的，手裡也沒拿過這些骯髒東西，既師爺要用，便向帳房裡支一千兩去。多了，怕老爺家來講話。」夏作珪一口道了謝，又講了些閒話，寶珠自去了。夏作珪便到金有聲帳房裡來，替寶珠出了帳，兌一千兩現銀來，又把自己的款項並上，托錢莊匯去。自己便打十一月初上進京。一到京裡，便去見秦文，因把寶珠的親事提起，說是柳夫人特地著他來的。秦文因道：「花占魁本來也和我提起過，我因怕招物議，所以暫復了。既二太太這樣，特誠請你來作伐的，那你便對他講去。總一說便成的。」夏作珪得意的很，便去謁花占魁去。花占魁因他是秦府的人，便叫請見。夏作珪鞠躬盡瘁，恭維了一番。見花占魁年紀不上四十，還比自己小些，便要充些老乾，講出許多卑陋不堪的話來，占魁已不願聽，及夏作珪講起提親的事，占魁還沒聽見講的是哪一家，早一口回說，舍姪女在提親了。夏作珪因問是哪家，占魁含糊答應，說是同鄉。夏作珪還要想講，占魁已端茶了，只得避了出來，一肚子好氣。回去告知秦文，並說花占魁那樣使架子，那樣不近人情，知道替府裡求親，他便一口回絕了。秦文也覺好氣，因道，他前兒向我求親，我沒許他，他今兒倒使起架子來。一個孩子家，怕沒有好女兒配給他，既這樣，不提也罷。便吩咐門口，說花大人來拜，可不必請見。夏作珪暗暗稱快，因寶珠叮囑了來，要一封回信，便只得寫一封書子去。又想到，這話不好實講，因只說花家現有兩門親事說著，光景總允這邊的，叫寶珠日後不怪著自己。發信之後，自己便領了部文，往湖北稟到去了。到了次年正月間，兩廣總督缺出，部裡因便放了秦文出去署只個缺。花占魁卻好也放了湖南學政，便都出京去了不提。

且說寶珠自接夏作珪信後，心裡滿料花占魁必就自己的這邊親。及至正月間，接見邸抄，知道和秦文同放了一處。料想事成，雖沒信來，只當秦文無暇及此，所以不提的，又落得和婉香一塊兒多玩幾日。過了元宵，柳夫人便叫秦珍整頓行李，打算復試去。秦瓊卻到秦文任上去了。這裡陸蓮史因秦珍、寶珠進京去，也便回家一轉。寶珠先復了試，接著便是會試。寶珠中了會魁，秦珍中了進士，便又忙著殿試過了，都便在京候榜。因盛蓬仙、何祝春、華夢庵一千人都中了進士，俱在一處，寶珠倒不寂寞。

且說秦府裡，自寶珠出門去了，便減了許多熱鬧。陸瑣琴已回家去，素秋因嫁期便在七月初上，不便在這裡久住，也回去了。只菊儂在府裡和婉香、漱芳等朝夕作伴，不知不覺便把一夏過去，已是秋涼天氣，七夕近了。一日柳夫人正和軟玉、蕊珠、藕香、婉香等在南正院看女孩子踏戲。忽外面一片喧嚷聲，報進來說，秦珍殿試三甲，授翰林院庶吉士。寶珠點了一甲二名榜眼，授職編修。一家都狂喜起來，一時賀客盈門，鬧了一個多月。秦珍、寶珠都蒙恩賞假三月再進京聽用。這會子便都回來了，又設宴開賀，卻好何祝春和盛蓬仙也點在二甲，授庶吉士，都賞假回來。華夢庵卻在三甲，授額外主事。大家互相燕賀，又鬧熱了幾十天。此時寶珠便像個活寶似的。柳夫人和袁夫人都分外疼他。姐妹們也看的他重。婉香是更不必說了，自然比眾不同些。寶珠看婉香分外的和自己講得來，自己便也十分憐愛他，宛然兩口子的樣兒。光陰易逝，瞬息已是重陽了。寶珠便起個登高會，把瑣琴、素秋也都接了家來。到東花園最高的一覽亭，設下一席。接了瑣琴、素秋到來，便請了柳夫人和袁夫人、藕香、婉香、菊儂、美雲、漱芳、麗雲、綺雲、賽兒、茜雲、軟玉、蕊珠一千人，都先後坐下了。先喝了巡酒，寶珠道：「咱們多天沒這樣雅敘，今兒我出個令，要合席俱遵的，並且一得兩便。」婉香問是什麼令，寶珠道：「昨兒盛蓬仙和何祝春在自己花園裡擺文虎子叫人射，我射了好幾個來，回來拿條子給你們瞧。我想咱們這邊園裡明兒也起個秋興的會，這裡菊花又多著，打一條子去，便給他十盆菊花，這條子便做今兒的令，這一盆子蟹也不小，再去添來一巡酒，每人出一條，回來大家門總數兒，誰少幾條，罰幾杯酒。誰多幾條，獎幾只蟹，內中有好的，合席賀一杯，各人送一對蟹螯子。」大家都說有趣。寶珠便叫拿些紙條兒來，拿筆硯伺候著。寶珠道：「比如我出一條謎兒，你們大家猜去，誰猜著了，誰吃一隻蟹，我罰一杯酒。猜不著，我自己說明，合席罰一杯，我吃一隻蟹好嗎？」大家都依了他。因請第一坐柳夫人起令。柳夫人便要一張條子寫了，叫丫頭們貼在玻璃窗上。大家望去，見是一句七言詩。

繞膝孫曾笑眼開。孟子人名一

婉香一口說是太公望。柳夫人笑笑點首，大家一齊贊好。寶珠因道：「我們何不就這樣聯句吧。」婉香道：「也好！」便一面拿著蟹螯子吃著想著，忽放下蟹，拿帕子揩揩手，寫了一條貼去。大家看是：

西風送客過城來。同前

寶珠道：「齊東野人。」婉香道：「那不算人名。」寶珠又思索一會。早被瑣琴猜去，是東郭氏。婉香罰了酒，瑣琴也寫一條是：

生先道貌偏長笑。同前

茜雲道：「可是傳說。」大家贊好。茜雲接一句道：

讓與彌猴仔細猜。同前

袁夫人笑道：「這個容易猜。」寶珠早搶說是申詳。茜雲罰了酒，寶珠拿了一隻蟹，撕了一個小腿，吃著道：「該我了。我們大家都要照這樣做孟子人名的七絕，不許亂了規矩。」因也寫了一條道：

芳草萋萋映赤虹。

大家思索半天，都想不出是什麼？便都願罰。叫寶珠自己說出來。寶珠因笑道：「是萊朱。」大家說好。寶珠又接句道：

西廂若個譜絲桐。

袁夫人說是琴張。寶珠道：「是！」罰了杯酒。見袁夫人出了一條是：

一從兒向京師去。

婉香道：「定是子都。」便接句道：

清瘦楊妃玉甸空。

漱芳道：「是瘳環嗎？」婉香點首。漱芳接令道：

露滴楊枝春澤濃。

素秋道：「柳下惠！」瑣琴贊道：「這個惠字有意思。」素秋接下道：

畫眉人有好姿容。

大家都笑起來，麗雲道：「素姐姐嫁了位好姐夫，天天的說給人家聽，這會子又賣弄呢。」素秋啐了一口。菊儂道：「敢是張儀！」素秋說：「是！」菊儂道：

書裁四六遙相問。

麗雲嗤的一笑道：「你敢是要問那個畫眉人的姿容好不好，那你便問素姊姊好了。」素秋紅了臉。大家都猜不出，說孟子上沒有駢字的人名。菊儂道：「那不在四六兩字上面看。」寶珠道：「敢不是一個字的啟嗎？」菊儂說：「是！」寶珠把一個蟹鬥子吃了。因婉香愛吃白肉兒，便把黃子挖淨了，把白肉送給婉香吃。請婉香代接一句。婉香遂道：

開府清新在此中。

軟玉道：「敢是瘳公之斯？」婉香說：「是！」軟玉出句道：

轉眼齊梁帝業亡。

柳夫人說：「是陳代嗎？」軟玉道：「是！」因罰了酒，自接道：

美人滿擬比英皇。

婉香笑笑說：「這句大有意思，想是充虞了。」大家說好極。婉香接道：

玉容自古招天妒。

麗雲嗤的一笑。藕香道：「可是顏仇由！」寶珠贊好！藕香接令道：

問夜何如夜未央。

麗雲一口猜著是「時子。」便接句道：

鏡無私照掛山陵。

蕊珠道：「公明高。」麗雲喝了酒。蕊珠道：

夢入南柯客似僧。

大家都猜不著。蕊珠道：「是淳無髭！」又接一句道：

妙劑清涼應不死。

賽兒道：「散宜生。」眾人說：「好！」賽兒接令道：

須防夜半戰兢兢。

大家都笑，說這是什麼話。賽兒笑道：「我承他上句呢，寶叔叔的文章倘有我這筆法，不但榜眼，狀元還不止呢。」大家都笑起來。茜雲道：「可是慎子。」賽兒點點首去喝酒。茜雲寫一條道：

白頭翁唱漢宮秋。

柳夫人道：「敢是公劉。」茜雲說：「是！」柳夫人道：

子又生孫擬狀頭。

袁夫人道：「曾元麼！我也承一句。」

世業良工原克尚。

柳夫人道：「敢是箕子！」袁夫人笑說：「是！」柳夫人接道：

戲封藤葉小公侯。

眾人都猜不著，忽婉香道：「是葛伯！」合席講：「好！」婉香面前已堆滿了蟹，因道：「慢著！且讓我吃完蟹呢！」賽兒不許他吃，正亂著，丫頭們來請柳夫人和婉香，說姑蘇有人來呢，不知是誰？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落帽客應延座上，催租人莫叩門來。